

徐立之

同心合力 面對創科挑戰

香港正期待着創新科技產業成為發展新引擎，令她成功「再工業化」，由科技含量較高的產業帶動經濟，得以繼續繁榮。徐立之（72新亞動物學，74研究院生物）出任港科院創院院長，在推動科學科研，以至創新創意及創業上，更顯得任重道遠。



與其他重視科研及創科發展的國家或地區成立類似機構的時機相比，港科院似乎姍姍來遲，但徐立之卻充滿信心，認為香港創科發展有其步伐，只要急起直追，就迎頭趕上：「香港自九十年代起，本地科學家的發現和發明着實不少，只欠缺有系統的發展，故產品才不多；近年，在企業及政府有較大的推動下，技術轉移和產品發展都比前多了。」這個趨勢一直都吸引着內地及外國關注香港科研及創科的發展，徐立之指不少曾到外國接受教育、具前瞻性視野的科學家，在基礎研究上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，都為本地創科發展營造了有利條件，例如香港在化學方面的專家就有潘宗光、吳清輝、支志



12月5日，在港科院成立典禮上，徐立之說港科院是要讓公眾及國際知道，香港有世界頂級的科學家及科研與創科成就。

明、麥松威、黃乃正、任詠華等，再加上鄰近地區，像珠三角、深圳的發展，他認為港科院成立的時機正配合得目前的形勢和發展。

科研工作讓人認同

港科院是要讓公眾，尤其是年輕人，及國際社會知道，香港有世界首屈一指的科學家，並有他們的科研及創科成就，讓人接受和認同——年輕人願意投身，而外國就對港刮目相看。另一方面，是要推廣科學，用淺易的語言，以講座、研討會等，向公眾推展科學，使它更普及化。

至於港科院政策研究及顧問的角色，徐立之說要視乎未來形勢需要，他以當年美國進行基因圖譜研究為例，指出不但要獲相關人才、技術的支持，也要獲社會的認同和支持：「美國科學院轄下的美國研究局（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）的報告都是集本土及外國專家的意見，集思廣益，最重要的還是市民，尤其是社運活躍分子的意見。」可見即使資源多如美國，也要公眾一起討論及社會參與。

身兼團結香港基金「創新、創意、創業」專項研究委員會召集人的徐立之深信，科研是現在創科產業的基礎，以上「三創」是一個「生態系統」而不是「生態鏈」

的關係，即是它們各自涵蓋着很多個知識範疇。「有些『創新』產業其實並沒有多少創新的意念，即使在過程中，或採用了不少科學方法去檢定及控制品質，但那並不是創新。」

至於創業雖是世界趨勢，但徐立之指出，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創業的天份，尤其是要成功創業往往要經歷、面對不少失敗，可以克服失敗的人，才可以邁向成功，而不能面對失敗的人，便會被淘汰。他曾在一個講座上，與年輕人分享「上位」之道：「當時我問與會年輕人，誰想做坐在我身旁的教授？有一半人舉手；我再問他們，教授要幾多年才可有資格做，大學又會有幾個職位空缺？他們的心頓時冷了下來。我反而鼓勵他們：機會不會缺少，但要努力爭取；只要有能力，便不愁沒有工作。」

徐立之認為，香港創科一直做得不錯：「上游」的科學基礎、科研穩固；「中游」也經常迸發出創意，以發展、創新產業，但「下游」則缺乏生產帶動，以至資金、人才外流，甚至「無人接棒」，但他也不忘提醒大家，香港在這方面的優勢，包括法制、稅制、財務管理，甚至資金等，實力仍非常雄厚。他希望香港能同心協力，「夾手夾腳」，再把創科的上、中、下

以熱誠追求創新

作為創科文化推動者之一，徐立之覺得目前中大已舉辦了不少研討會和論壇，而師弟妹亦未必都要做與創新創意有關的工作，以至創業。他反而建議師弟妹攫取多些知識，擴闊知識面。

「知識愈多，發展機會愈高；去聽講座，你未必會全聽得懂，但也可『偷師』。當年匹茲堡大學的物理生物學教授何潛教授到中大講課，便沒有多少人聽得懂他的內容；會後我爭取與他交流，其後得他介紹到匹茲堡大學攻讀博士。」徐立之現身說法，可知主動求知識，也可有發展機會。

徐立之又說，本地大學各有不同的校外網絡，有的強項在公務員界別，有的在科技界，而中大則以商界聯繫強見稱，頗適合做創意創新的創業，加上有老師帶領下，學生更會有實戰體驗。

不過，徐立之寄語師弟妹要向自己興趣進發，以熱誠追求創新。他說科研、學術之路並不易走，職位空缺較少，反而其他產業的機會卻較多，他勉勵年輕人要拓闊知識面，注意身邊事物，不要放過任何機會，必會有發展。徐立之又呼籲校友在各方面回饋母校，並支持師弟妹發展，如分享經驗，必會讓他們裨益良多。

游有效結合，完善「生態系統」，發展創科。徐立之認為，香港的優勢仍可維持一段時間：「我們尊重合約，產權、專利又得到保障，而且資訊交流自由，例如有些地方樣本、標本的交換便有限制。」

政府要多加潤滑劑

談及政府可如何營造創科的土壤時，徐立之說會透過報告「獻計」：「若科研或人才培訓成本可變成一些公司優惠政策，屆時，企業便不必另花成本外購產品或外判服務。此外，相比於新加坡、南韓、台灣等地，香港科研投入只佔GDP的0.7%確微不足道，即使比深圳

（4%GDP）及北京（6%GDP），同樣大大遜色，他相信政府只要在基礎研究和技術轉移這中、上游方面多投入，創科根本不難發展，「畢竟，巨大齒輪仍要靠多一些潤滑劑，才可再向前滾動。」他舉重若輕，一語道出了政府角色其中一個關鍵。

發展創科，路上充滿挑戰，除資源以外，政府要培育出可供發展的「生態系統」，尚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正如台灣開始時也招來不少批

評，徐立之建議政府可透過政策，如免租、免稅等優惠，加以扶持，他又以「堆沙」來形容創科發展的實際需要：「不要只建沙堡壘，徒具外觀，反而要堆起一個個沙丘，才可以讓更多美好的事情發生。」

徐立之說「三創」對香港的「意義無可限量地大」，故他願意為本地創科作出貢獻，並表示會多爭取社會的支持。他一再強調，他及其團隊所做的報告不是政策建議，而是為各界提供參考、諮詢及反饋的基礎，又希望只要社會有「足夠參與，反對聲音就會少。」

這正與他過去做科研、大學行政管理的工作有關。「初期自己做實驗，會樂在

其中，及後有自己的研究團隊，尤其是當學生、助理、技術員各有需要時，便都要照顧，否則便會有矛盾，若要裁員，利益衝突就更明顯更多。」

從科研到行政工作，管理上徐立之遇到的挑戰都大，他說：「管理人員對前綫人員的情況，哪怕十分細微、瑣碎，都要知道，那並不是要『管』他們，而是要根據情況，作出相應部署，從而改善或優化情況。」人才管理無疑是一門



徐立之願意為本地創科作出貢獻，並表示會多爭取社會的支持。

學問，甚至是一大挑戰，徐立之強調，要造就一個適合人才發揮所長的環境十分重要，從而提升高等教育學府的地位，這並不是簡單地多聘請世界級學者、教授坐鎮便可。

面對不同的挑戰，徐立之相信集體力量：「大家一起面對、分擔，就沒有甚麼難關不可以度過，只要大家願意同心協力，夾手夾腳就可以。」他希望號召同路人，為港創科拓出路：「希望感動到其他人，有些人是需要人感動的。」

“不要只建沙堡壘，徒具外觀，反而要堆起一個個沙丘，才可以讓更多美好的事情發生。”



徐立之寄語師弟妹要對自己興趣進發，以熱誠追求創新。

徐立之簡歷

1972年	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理學士
1974年	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生物碩士
1979年	美國匹茲堡大學生物科學博士
1981年	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病童院從事研究工作
1996年至2000年	出任香港大學資助委員會轄下研究資助局的生物學及醫學學科主席
2002年至2014年	出任香港大學校長
2015年至今	出任「團結香港基金」轄下的「創新、創意、創業專項研究委員會」主席
2015年至今	出任港科院院長

其他公職包括：香港科技園董事、珠海書院校董、浙江大學求是高等研究院院長，同時亦為中央研究院院士、英國皇家學會會員、加拿大皇家學會會員、加拿大醫學研究局資深研究員、美國侯活曉士醫學研究所國際學人、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、國際創新基金會院士。曾獲加拿大勳章、安大略省勳章、加拿大國會Killam獎，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等多所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。